



第十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电影大师班开讲

李安：探索新的技术
让电影更自由

羊城晚报记者 王莉

谈技术：
3D 是多加一个视角来突破表达



电影《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开启了导演李安在电影技术领域的探索之路，但他却说自己其实“和科技一点都没有关系”：“我原来是一个非常老式的电影拍摄者，全部心思都放在胶片上。拍《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时，我不知道怎么来突破原著小说，就有了一个想法——需要另一个空间，多加一个视角来突破。”于是，他开始尝试3D技术。

这部电影是他第一次拍数码电影，也是他第一次接触到立体视效：“拍到一半时我的感觉很糟糕，因为之前依靠、表达、信仰的东西，突然之间好像瓦解了，不知道该怎么拍下去。”整个拍摄过程中，他就像片中的少年派一样，在太平洋上漂流着，惶恐地希望找到一个岛：“我必须创新，必须和科技达成协调，用它和观众沟通，把破灭的东西组合起来。”

在之后的近十年里，李安只拍了两部电影——技术规格更进一步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和《双子杀手》，后者甚至实现了用技术让主角威尔·史密斯同年轻时的自己同框打斗。李安希望电影人都能去探索新的技术、新的表达方式、新的可能性，让电影更自由：“过去100年，电影大多是约两个小时、三幕戏、套路式收尾等僵化了的操作，观众已经看习惯了。我觉得现在可以有更多门路，不管是长短还是表达形式，各个方面都可以更加自由化。”

基于近年来对技术的执着，不少人都觉得李安以后拍电影一定会首先考虑技术，但他给出了否定回答：“拍电影还是看我想表达什么东西，这些东西在拍电影之前就已经在我心里，我再用影像把它呈现出来。至于到底用什么技术？就像苹果和橘子不能比较一样，胶片电影已经是非常成熟的艺术，而数码和3D电影还刚刚起步，还有很多需要做的。”

谈创作：电影要用最直观的影像打动人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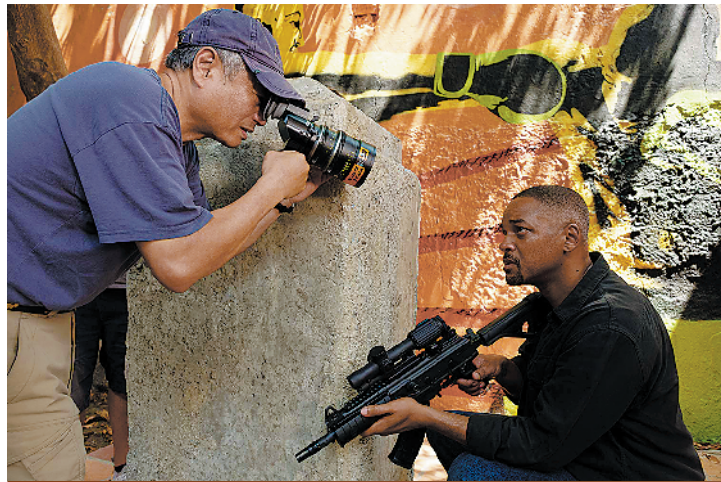
尽管一直在技术层面尝试和创新，但李安强调：“数码也好，其他形式也好，都是一种媒介。而通过电影怎么表达你的内心？要跟大家分享什么东西？这才是重要的。”

李安说，电影不是要给人解答，而是对自我内心的一种解析，是对日常生活的观察和表达。“电影不是再说人生该怎么样，而是把这些东西用电影的形式诚恳地表达出来，让大家共同体验、相互交流、启发思路。”正因如此，李安觉得：“我的电影越拍越困惑，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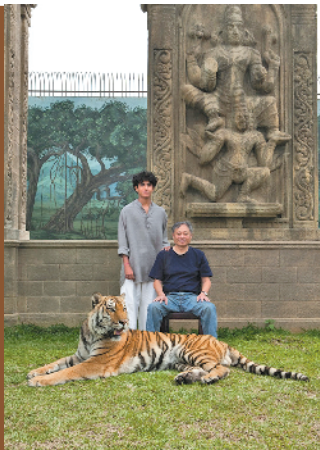
李安的很多电影都改编自小说，比如《卧虎藏龙》《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等等。他认为，改编不等于“翻译”：“我通常在看小说的时候就已经在想如何做成电影，我不想只是把文字‘翻译’成电影，那样不太有意思，而且注定不会很成功，大家都会觉得还是小说好。”

在他看来，电影不能像小说一样有充足的篇幅，因此要用最直观的影像精准地击中观众内心的某种感受。他还分享了自己拍改编电影的“妙招”：“我大部分改编的小说都只看一遍，保留对它的第一印象。原著有什么打动我，我就用电影的方式去表现什么。业界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则：‘你可以忠于一部小说拍一部烂电影，或者毁掉一部小说拍一部好电影。’”

李安自称不是一个很有计划的人：“我如果对一个题材感兴趣，不管是原创的，还是从书中得来的灵感，一般都是当下我最关心的人生议题以及对社会观察的印象。”至于接下来的工作计划，李安透露目前正在写一个剧本，同时还有另一个故事的构思，以后还希望拍武侠影片，在意境上可能比《卧虎藏龙》更抽象，现在只希望疫情赶快过去。



李安《双子杀手》工作照



与《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两位“主角”合影



李安电影大师班海报

谈行业：
电影革命性时代可能提前到来

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院线电影带来了巨大影响，而互联网平台则迎来了绝佳发展机会，不少原定院线上映的影片纷纷转投线上，尤其好莱坞大片《花木兰》宣布上线流媒体平台引发业界关注。

不同于很多电影人抵抗的态度，李安认为这是必须去接受现实：“你不能逼着观众进影院，但可以为他们进影院创造理由——做他们在家里看不到的电影。如果你做的电影和他们在家里看的电影观影体验一样，甚至还没有后者好的话，就不能怪观众宅在家里。”

李安说，在影院里看电影的群体感和仪式感是无可替代的，他相信互联网无法完全取代影院：“影院的优势很明显，所以你必须要有足够的诱因让观众心甘情愿地

走进影院。你只有努力创造新的影像、新的故事，创造观众在互联网平台、在家里没有办法体验到的观感。作为电影人，我们要接受挑战，创作出新的作品。”

至于疫情对电影行业的冲击，李安坦言：“影业要回到过去非常困难，观众习惯在家里看电影之后，再回去影院也有难度。所以我们必须创新，必须想新的办法拍片。疫情会加速电影改革，革命性的时代可能会提前到来，本来行业在慢慢发展，但疫情推动它走得更快。至于应该怎么做，可能没有人知道确切答案，但毫无疑问，全新的看电影的方式会更流行，观众对于题材的需求量也会更大，将来和现在拍电影的方式会很不一样，可能更接近动画，也可能会更真实。”



论坛现场

因《情书》《燕尾蝶》《你好，之华》等影片为中国观众熟知的日本著名导演、编剧岩井俊二透露，他通过远程摄制、手机摄影的方式，在疫情期间完成了影片

《8天就死去的怪兽的12日谈》，并于7月底在日本的小型院线上映，用于支持日本电影产业复工。此外，岩井俊二还透露，《你好，之华》的续篇也正在筹备中。

星海音乐厅新乐季9月开启

逾80场精彩演出将陆续上演

羊城晚报记者 艾修煜

9月起，星海音乐厅2020/2021乐季即将回归，超过80场演出活动、艺术互动装置、线上课程将在未来三个月内上演。

领衔揭幕新乐季的“我爱巨无霸”系列管风琴音乐会于8月24日率先开售门票。届时，管风琴演奏家沈媛和旅美青年管风琴演奏家张琦将登台献艺。另外，美国管风琴演奏家Justin Berg打造的“来，做一台管风琴吧”工作坊将带领观众亲手组装一台迷你管风琴。

作为星海音乐厅重点打造的高端国乐品牌，2020“国乐特别制作”请来笛箫大师张维良，他将把自己的笛箫佳作悉数奉上，还会为羊城乐迷带来两首首演新曲。二胡演奏家陈军也将精选家族几代人的代表作品，与女儿陈依妙同台演奏。

2020 琴乐雅集系列将由青年古筝演奏家常静和饶蜀行领衔。常静将带来一场“天青色”主题的跨界表演。饶蜀行将特邀父亲——客家汉乐筝派大师饶宁新同台演绎广东三大乐种及两大筝派作品，还将与“南亭会”粤乐小组等合奏。

另外，广州爵士音乐节将在11月中下旬举行，时间横跨两个周末，共有25场汇集国内优秀爵士音乐力量的精彩演出和活动上演。

“Young Artist 青年钢琴家”是星海音乐厅为扶持优秀的青年艺术家所打造的品牌。在第七届弗朗茨·李斯特国际钢琴大赛上夺得金奖的钢琴家孙颖迪将领衔系列首场音乐会，演绎勃拉姆斯和李斯特的浪漫派经典钢琴作品；青年钢琴家王天阳将带领观众遨游德彪西的印象世界；恰逢贝多芬诞辰250周年，旅英青年钢琴家孔嘉宁将为观众献上整场贝多芬钢琴奏鸣曲音乐会。

在岁末年初的新年演出



歌唱家和慧



钢琴家孙颖迪

季中，星海音乐厅也为市民准备了多场跨年艺术盛宴。2021年1月3日，被誉为“歌剧界东方女神”的和慧将作为广州观众送上经典歌剧选段独唱音乐会。

一如既往，压轴登场的还有两大新年盛会：今年末的广州新年音乐会将由音乐总监余隆亲自执棒指挥；在国乐盛典新年音乐会上，板胡名家沈诚、“箏坛圣手”王中山、篪篥名家吴琳、黄梅戏名角袁媛等将一一亮相。

《生门》导演陈为军推出纪录片新作
《城市梦》记录城市管理“攻防战”

羊城晚报记者 胡广欣



《城市梦》剧照

《生门》《好死不如赖活着》等高分纪录片的导演陈为军近日推出新作《城市梦》，该片将于8月28日上映。《城市梦》以城市治理为题材，讲述武汉繁华街道上一场城管与小贩之间的“攻防大战”。8月24日，《城市梦》在广州举行提前看片会，有观众表示该片“非常真实”，“可以引发不同角度讨论”。

《城市梦》的故事围绕武汉一支城管中队与小摊贩王天成一家展开。王天成一家是在武汉生活的外地人，他与老伴、儿子、儿媳、孙女共五口人靠着一个旧报刊亭谋生。十多年来，他们把旧报刊亭违法改造成家什摊、水果摊，占道经营。直到有一天，按照城市发展规划，王天成摊档所在的鲁磨路将打造成“珠宝一条街”，需要彻底清理所有沿街摊贩，王家和城管中队的矛盾开始升级。整个过程中，城管中队坚持文明执法，积极协助解决王天成一家的难题，帮他们找到新的摆摊点，最终双方达成互相理解。

《城市梦》讲的是城管与摊贩的冲突，背后却是城市化进程中的矛盾。王天成一家是众多进城务工人员的缩影：一方面，他们心怀“城市梦”，希望在大城市落地生根；另一方面，由于离家太久，家乡早已成为一个回不去的幻影。王天成的孙女萍萍成为全家的希望，萍萍从小在武汉长大，如今正在上初中，全家人拼尽全力，希望达成“一家人留在城里，萍萍成为武汉人”的梦想。

《城市梦》拍摄于2014年，导演陈为军透露，他在拍摄《生门》后期就萌生了做《城市梦》的想法，这部影片拍了一整年，原始素材多到让他一度想放弃，光是后期就做了四年时间。

陈为军从1994年开始纪录片创作，拍摄了《好死不如赖活着》《请为我投票》《世界最大的中国餐馆》《生门》等纪录片作品。其中，《请为我投票》入围2008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城市梦》曾入围2018 新鲜提案真实影像大会并获得大会铜奖，后又入围2019 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并获得2019 纽约纪录片电影节评审团奖。



《城市梦》海报

链接 岩井俊二：正筹备《你好，之华》续集

羊城晚报记者 王莉

“在中国电影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中外电影领域之间的紧密合作变得尤为重要。”8月24日，在第十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中外电影合作论坛暨影片创投会现场，北京广播电视台党组成员、副台长，第十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组委会副秘书长陈祥说。

本次论坛由北京国际电影节组委会主办，旨在总结中外合作经验，探讨本土化与国际化结合模式，以及在电影工业化进程中国际合作与协同等问题。

据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总经理刘泰介绍，目前，中国已与英国、法国、俄罗斯、新西兰、日本、印度等22个国家签署了政府间电影合作摄制协议，自2000年

起至2019年底，已完成中外合拍并公映影片244部，在中国内地票房超过1亿元的共有49部。

在中外合作不断深入的过程中，刘泰深刻感受到，中国电影已经到了需要自我变革、自我提升的阶段：“每个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内制片人、不同环节的电影人都需要树立这个理念。”

一直以来，合拍片都面临本土化与国际化难以同步的困难，如何跨越文化差异阻碍、最大限度实现本土市场与国际市场的双赢，成为关注的重点。对此，芬兰著名导演、制片人、编剧雷尼·哈林强调，好莱坞电影一般特别注重全球营销，能否塑造全球通用的符号、引发全球共鸣的情绪是

决定影片前景的重要因素：“你去看电影的时候，不管是喜剧还是动作片，只有情绪这一人类共同拥有的东西才能通达东西。”

新冠疫情严重影响了现有的电影产业发展格局和国际协同模式，也让众多国际电影人重新思考：电影工业的未来在哪里？电影从业者的未来在哪里？开心麻花总裁刘洪涛认为，疫情让全世界电影人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但中国电影对于国际化表达的积极借鉴与探索，让电影市场充满希望；观众对于电影的需求不会变，只要创作者能在内容、品质上做到更好，让观众通过看电影体验到独一无二的享受，电影就能生存下去。